

重返故乡随笔 (2006.8.4 — 8.13)

今天就要出发了，将又一次踏上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一方热土，去为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作巡回慰问演出。想到会再一次饱览故乡的容颜，感受岁月的沧桑变迁；再一次见到勤劳质朴的乡亲们，体验浓郁温馨的亲情乡情；再一次重温往日情境，捕捉转瞬即逝的瞬间，感悟丰富深刻的人生况味，我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今年的第28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云集了京、津、沪、浙、哈五地知青艺术团进行专场演出，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哈尔滨相聚并同台献艺，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啊！30多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在那块黑土地上挥洒青春的热血，让激情燃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今天，这群历经沧桑的中老年人重又相逢在北国，岁月悠悠，喜泪横流；忆昔抚今，感慨无限，相聚的情景定实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形容。

我期待着、渴望着和各地的知青荒友们相聚的时刻。

我知道，我们之所以兴致勃勃、激动不已地从祖国地四面八方赶去相会，去重温往昔、交流今天，是那段难忘的经历、那段不可磨灭和遗忘的岁月在我们人生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当今著名电影导演霍建起的一段话使我产生强烈共鸣而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忽然有一天袭来一种怀旧情绪，这种东西人人都有，也许程度不同，有的是撕心裂肺，有的是淡淡忧伤，但感觉都是对那段生命年华逝去的怀念。那段生活是你最不清晰、最朦胧的一段时间，一切都不确定。我觉得怀旧是件很美好的事，好比当时的今天，你不会觉得你的生活环境有什么会激起你的东西，而过了以后，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它就变成了比较虚幻的比较艺术化的呈现，变成了你的过去，一个梦想，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他的话告诉我们，他喜欢怀旧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现实的，是修饰过的，温暖而忧伤的，颜色是经过时间漂洗的，不那么真实的。

我们都曾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过往的岁月里，会有很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在当时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感叹，可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浮上来，带给我们心灵的触及与一种感动，让我们想起一些人和一段日子。我们对往事总有一种伤怀，很温暖，也很美好。

这些年，翻天覆地，沉沉浮浮，把每个人从里到外都改变了。青春的容颜只留在了照片上和记忆中。但所幸的是，我们还尚存着聚会的热情，而聚到一起时似乎每个人又都情不自禁地还原了从前的模样，音容笑貌又恢复到年轻时的神采。好像返城后这些年的经历与变化都不曾有过，好像大家又回到了当年甚至比当年还亲近。

这些年这些人似乎越来越愿意聚会了。外地的知青荒友来京或出差或探亲或求医治病，只要一招呼大家就聚（东北知青现在是有子女结婚必聚）。在聚会的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忘却了彼此现实的身份或角色，真诚、真实、自然，没有虚伪，没有矫情，没有掩饰，不必戒备，不必设防，不必装腔作势，还其本真的面目，真轻松，真快活，真痛快，真酣畅啊！每次聚会都会有人喝高了，喝醉了，那也还不想回家，不舍得离开。于是又开始接着喝，接着聊。于是不知谁起了头又开始唱，唱那些从前的歌。想起什么唱什么，唱小时候的歌，唱“文革”时期的歌，唱北大荒的歌……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都分明地记录着我们曾经的年代，记录着历史，记录着我们的人生。百味在心，我们唱着那些难忘的歌，那些已深深烙在我们心头、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歌，伴我们从青年走到中年，还会继续相伴我们走向晚年。

这漫长的而又弹指一挥间的40年，我们人生还有40年吗？

我不禁潸然泪下。

—— 2006年8月4日（星期五）

晴间多云，21 - 28 °C

经过 12 个小时的旅程，我们乘坐的北京至哈尔滨的 T17 特快列车于今日上午 9 点 20 分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组织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站前广场上身着节日盛装的歌舞秧歌队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迎接我们的到来。醒目的“北大荒精神永驻心中”标语牌，让我们刚一走出火车站大门就看到了，它引导着我们这支来自首都的“黑龙江农垦北京北大荒合唱团”一行 60 余人穿过欢迎人群走向停靠在广场外侧的两辆中巴车。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闪，拍摄着整个欢迎过程。我们身着统一的印有“北京北大荒合唱团”字样的 T 恤衫，拉着清一色的行李箱，走在欢迎和歌舞队伍中。看到周围我们的同龄人那真挚、热诚的笑容，不时相互打着招呼，交流眼神，传递着彼此会意的信息，同在那片黑土地上走出来的知青战友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刚一踏上北国冰城哈尔滨，我们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次五地知青相聚活动那浓浓的气氛，并预感到更热烈、更精彩的场面即将到来。届时人如海、歌如潮的欢腾场景将会出现，并会深深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上午 9:40，我们在位于兆麟街 13 号的隶属银行系统的汇融大厦下榻。随即全体团员在八层会议室集中，在北京北大荒知青联谊会会长石肖言的主持下，举行了欢迎仪式。我们与特意赶来迎接我们的几位知青荒友领导——哈尔滨国家工委副书记李素梅，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校长、哈尔滨知青联谊会会长梁先生，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副会长、企业家朱宏岩，《北大荒风云录》作者、哈尔滨银行行长余世荣，墨西哥农场董事局主席、中国龙城总裁张大千（原兵团 5 师 54 团知青，后从医，80 年代赴墨西哥）见面。

当时肖言会长告诉大家这几位是代表哈尔滨知青来欢迎我们时，热烈的掌声表达了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以上几位人士随后分别致欢迎词，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时赢得我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阵阵浓浓的、亲切的热潮在整个会议室升腾着弥漫着并飘向窗外……

石肖言将此次“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知青专场的具体日程安排向大家作了通报。五地知青艺术团演出的时间安排为：

8 月 6 日下午：哈尔滨知青艺术团；

晚上：天津知青艺术团；

8 月 7 日下午：北京知青艺术团；

晚上：上海知青艺术团；

8 月 8 日下午：浙江知青艺术团；

晚上 9 点：在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举行“狂欢之夜”。

演出地点：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剧场。

石肖言会长特别指出，2008 年是黑龙江垦区成立 50 周年，也是知青上山下乡 40 周年，知青联谊会将在北京 2008 奥运会后的 10 月份组织一次大型聚会。而此次知青艺术团演出专场将作为一次预演，积累经验，为 2008 年的活动打基础。相信 2008 年的相聚一定是一次知青联谊活动的高潮！

余行长为我们参加此次活动提供了食宿的方便。他在讲话中热情地表示，作为原 6 师 25 团知青，有这个特别高兴！一直以来他与北京知青的感情最好，今天能尽地主之谊，将尽己所能，满足知青荒友们的愿望。

中午各位领导与我团全体团员在汇融大厦餐厅共进午餐。

江逊之团长要求，第一次和各地知青艺术团会演，大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力争打胜这一仗。因此他特别强调，为了确保演出圆满成功，从现在到 8 月 7 日下午演出前一律不得外出访友或接待来客，全体团员要全力以赴作好演出准备。

下午 2:30 至 4:00，分声部排练混声合唱曲目《同一首歌》、《彝寨跳月》。4:00 出发，到农垦大厦，参加农垦总局组织的五地知青艺术团的联谊活动。

下午 4:30, 我们与津、沪、浙、哈知青艺术团相聚在农垦大厦礼堂。舞台顶上的大红横幅为:“热烈欢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知青回访北大荒”;舞台前侧的横幅为“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热烈欢迎各地知青荒友返乡”;舞台中央悬挂的是“情系北大荒”五个大字。各地知青荒友们纷纷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念。一张张喜气洋洋、兴奋无比的脸庞,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统一 T 恤衫的各地知青们此时此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隆重的欢迎大会由黑龙江农垦总局戚局长主持。农垦总局党委韩书记在致辞中向来自祖国各地的知青荒友们介绍了黑龙江农垦这些年取得的辉煌业绩。特别令我们倍感欣慰的是北大荒在全国 500 强企业中的第 29 位,全国全年粮食总产量中 1/4 来自北大荒。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知青在北大荒发展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你们为北大荒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北大荒的丰碑上!”“北大荒这块热土洒下了你们青春的汗水,留下了你们的足迹。”农垦总局领导的讲话不禁令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接下来韩书记代表农垦总局和 170 万北大荒职工群众向各地知青艺术团赠送了印有“北大荒不会忘记”字样的文化衫,而后各团负责人代表各地知青向黑龙江农垦总局赠送礼物。下午 5:45,北大荒文工团的艺术家们向大家奉献了一台高水平的歌舞、小品、诗朗诵等形式丰富的节目,描绘出一幅幅当年知青青春的画卷。

魂牵梦萦的黑土地啊,是知青用热血和青春浇灌,北大荒的父老乡亲们啊,是你们给了我们智慧和胸怀。

北大荒是一个美妙的梦境;是一个可怕的传说;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是一部立体的画卷;是一部 5.6 万平方公里的大书,它叙说了故事和创造故事的北大荒人!

我们追寻当年的号角、足音、战友,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亲人。

北大荒是一幅画卷,北大荒是一座丰碑,北大荒是一曲赞歌,北大荒是一种文化,北大荒是一种精神!

北大荒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无论走在大江南北海内外,我们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北大荒人!”

这些铮铮话语撞击着我们的心房,也道出了我们一代农垦战士的心声!

—— 2006 年 8 月 5 日 (星期六)

晴间多云, 23 - 29 °C

今天上午的安排是前半上午排练小节目,后半上午排练混声合唱。我们的女声小合唱就在所住楼层的电梯间前面的过道厅里排练。为了做好返场准备,我们着重将《思念》这首歌反复排练直至达到能上台演出的基本要求。又将女声四重唱《回娘家》抓紧排了数遍,特别把相互交流的动作、眼神等进行了统一,使其效果更好。全团排练混声合唱时,刚下车的关序指挥不顾旅途的疲惫,认真组织我们对几首歌曲进行细抠和处理。全体团员都十分投入,憋足了劲儿要在这次五地知青艺术团会演中有上乘表现。

下午 2:00,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剧场,“第 28 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表杯’京、津、沪、浙、哈知青文艺演出专场”拉开帷幕。开演前,组委会组织了隆重的入场式。工人文化宫剧场广场上彩门架起,大氢气球升空,高大的建筑物上悬挂着一幅幅条幅,“向京津沪浙知青致敬”、“热烈欢迎

迎京津沪浙知青艺术团的到来”、“祝知青艺术团的演出圆满成功”、“故乡的父老乡亲与知青心连心”……。身着红、黄、粉、绿、澄等颜色统一 T 恤衫的各地知青艺术团分别组成方队，高擎艺术团团旗，在举着牌子的礼仪小姐的引导下缓缓步入会场。

会场内的横幅写的是：

“弘扬北大荒精神，再创老知青辉煌”，“黑土博大炼铁骨，荒友情深铸忠魂”。

“哈尔滨之夏”组委会副主席、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哈尔滨知青联谊会会长方存忠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举办知青艺术团专场是最具创意的活动，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增添了一道最亮丽的色彩。祝愿知青艺术团的演出场场精彩，场场成功！”

来自京、津、沪、浙、哈、河南、湖南、重庆各地艺术团的代表纷纷上台亮了相并作发言。京、津、沪、浙、哈知青艺术团的负责人还代表这五地的百万知青在象征着黑土地的一块胶板上按上了手印。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了每一位知青荒友此时的激动心情。

接下来哈尔滨知青艺术团开始了“知青艺术团专场”的第一场演出。他们的歌舞、声乐、小品十分精彩，特别是音画情景剧使我们动容。当舞台上出现当年我们在火车站与亲人告别，奔赴广阔天地；在黑土地上挥汗如雨，秋收抢粮；扑灭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和国家财产……这些场面时，往事历历，不禁令我们泪水涌流。是的，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生活、战斗的，就是这样在火热的年代挥洒着青春和年华。由于表演者都是知青，表演投入，情真意切，所以才如此感人。观看者也都是知青，对节目内容熟悉，才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激动、感慨，我们的手都拍红了拍疼了。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因而觉得是那么亲切，那么真实，一时觉得仿佛时光倒流，恍如隔世……

哈尔滨知青艺术团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可我们的心似乎仍停留在那些诗与歌、泪与梦中，久久地沉醉在往日情怀里……

晚上 18:50，天津知青艺术团奉献给知青荒友的一台节目开始了。舞台上“拥抱黑土地”五个大字悬挂在半空，醒目地将专场的主题突现出来。天津知青荒友的器乐合奏、京剧清唱、印巴狂舞和声乐等体现了天津知青的艺术水准。演出结束后，“天津华墨龙城北大荒艺术团向第二故乡亲人问好！”的条幅拉开，引起全场知青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

—— 2006 年 8 月 6 日 （星期日）

晴间多云，21 - 29 °C

今天下午我们北京北大荒合唱团就要登台亮相，向各地知青荒友们汇报建团 11 年的艺术成果了。今天上午组委会安排了各知青艺术团去太阳岛游览，团里将派十几位只有大合唱没有小节目的团员为代表参加，其余团员则去剧场，在舞台上排练，试音响、灯光。关序指挥先带我们排练混声合唱，然后按节目顺序，每个小节目都着正式演出服走台。从上午 8:30 一直排到 12:00 才乘车返回驻地。抓紧时间用完午餐，12:50 开车到文化宫剧场作演出准备。每个团员对此次演出都予以了高度重视，吕吉凤、朱小梅几位身体不适的团员用药暂时将病情控制住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演出中。

下午 2:00，演出正式开始前，我把相机交给了卢姐，请她为我们拍照。整个演出过程中每个团员都满怀深情，充满激情，每个节目都演得很投入，从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我们的演出获得成功。

（后台候场的每位演员都在认真作准备，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由于临演出前调整了合唱队型，将我调到了第一排，而《彝寨跳月》这首歌的最后一段要载歌载舞，我还不很熟练，在换上合唱演出服后我又赶紧向几位荒友学动作。）

我们向各地的知青荒友奉献了一台以声乐作品为主的兼有独舞、魔术的节目。当返场加唱最后一

支《同一首歌》时，关序指挥转过身示意并指挥全场观众一起合唱，唱到“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时，我们不禁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止不住的泪水与汗水一起滴落。是啊，在今天这欢聚的时刻，我们回首走过的青春岁月和那些深铭于心的经历，不知昔日曾并肩战斗的战友今何在？还有那些长眠在那片黑土地上的永远年轻的生命，还有已经安息在九泉之下的老连长……直至谢幕了，领导们上台来祝贺演出成功、合影留念，我的眼泪仍在流淌。哈知青联谊会会长李素梅大姐与演员握手时走到我面前，把一束鲜花捧给我并将我拥住。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感同身受。台下的知青荒友们都站立起来鼓掌、叫喊、挥臂，久久地不愿离去……

这次第28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知青艺术团演出专场，场场爆满。且每天工人文化宫门口总是挤满了年龄在55至60岁的中年人。这些人都是知青，都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回来的。他们在寻觅，不住地打听，一双双企望的眼睛在各个艺术团中找寻，希望能从眼前的这些人中看到当年那张熟悉的脸，听到曾是那么熟悉的声音。这每场演出前都出现的场景，总令我热泪盈眶，心海潮涌。

演出结束后，当身着淡黄色演出服，抱着鲜花的我们走出文化宫剧场大门口时，一群哈尔滨女知青荒友将我们团团围住，热情地祝贺我们的演出成功，并和我们合影留念。由于不断有人加入，又担心自己会落出镜头，我们相互紧紧地挤在一起。

演出中，当女声小合唱《喀秋莎》、《军中姐妹》两首歌演唱完时，观众热烈的掌声让我们留步。主持人李秀仁要我们分别介绍自己当年所在的师团。我去年在2师巡回演出时报的是“兵团5师49团工程一连”（我1969年9月16日至1971年7月在此），今天在哈尔滨，我想到1971年7月至1974年9月这三年多我在5师师部时，曾有数位哈尔滨知青荒友，至今没有联系，不知今天会场里能否有他们？便报出“5师通讯总站，孙琳”。刚回到后台休息室，还没换装，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走过来者跟前，“李一立一滨”脱口而出。冥冥中，出乎意料又似乎在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他很惊诧我能一眼认出他并记得他的名字，毕竟我们已经32年没有音讯。因下面还有演出，我们迅速相互记下联系电话，约好明天聚会。

演出结束后还未走下台，就又一次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彭大哥。他把我拉到舞台边说今晚就安排聚会，孙喜海已经定好地方，让我将原5师的知青都叫上，手机联系。晚上是上海知青艺术团的演出，票已售罄。我们是凭着临时发的《演员证》入场的。因没有座位，只好有空就坐。礼堂里没有空调，我们不时用手中的节目单当扇子煽风。他们的节目都很长，第八个节目演完时间已达1小时20分钟，可才过了一半。晚8:00我的手机响了，是彭大哥打来的，告从下午5点开始他们已经在餐厅等了3个小时了，叫我们立刻过去。我和宝珊、珊珊、秀华（一时找不到杨淑清和张红了）赶紧出来乘出租车赶过去。在座的几位荒友下午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一见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孙喜海大哥一下就抱住了我，还是我熟悉的老乡、老大哥、老炊事班班长、师宣传队队长。他还那么胖，和1998年我们来哈参加“哈尔滨之夏”时相比，变化不大，可不觉一恍又8年没见面了。

菜早已点好，但大家更多的兴致还在唱歌上，没怎么动筷子，就按捺不住发痒的歌喉。彭大哥首当其冲以一曲《都达尔和玛利亚》表达了对北京知青荒妹们的热情欢迎，孙喜海大哥紧接着的《好汉歌》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我们即兴为他伴唱合唱部分，效果更佳。他全力投入的精彩表现把小珊珊乐得直劲儿叫好。为回敬几位老大哥的盛情，宝珊站起来，一曲《故乡是北京》京味十足，充分体现了出身梨园世家、从事音乐艺术教育的宝珊老师的实力，博得了满场喝彩。又一位男士唱起《雕花的马鞍》，悠扬抒情，绝非等闲之辈。在原35团荒友的《蒙古人》歌声中，小珊珊又表演了她的独舞，我们尽情地为她击掌，欣赏这优美的舞姿和旋律，沉浸在美好、祥和的氛围之中，感觉那么惬意和舒畅。接着秀秀为大家演唱了《前门情思大碗茶》（我第一次听她唱这首歌，那么完整，韵味十足，从中看出她驾驭这种歌曲的游刃有余）。原5师保卫科科长科的《北京颂歌》，孙喜海大哥的《儿行千里母担忧》情真意切，又将高潮掀起。在荒友的鼓励下，我只好也献上一曲《假如你要认识我》表达我的心意了。一直到晚上11:00结束，几位老大哥送我们上了出租车，临别相约明年提前给信儿，到九三垦局（原5师）相聚。

路上大家都感叹，这几位知青荒友演唱水平都这么高，大家玩得相投，真开心！难怪，他们都是原5师宣传队的台柱子，回城后一直没闲着。这从今晚每唱完一首歌都有点评和相互间的交流与切磋即可看出，在艺术上他们始终在不懈地追求。

回到驻地汇融大厦的405房间，还没容我们歇口气，铁良、崔哥、阿汪三人捧着一盒蛋糕进来了。原来今天是秀秀的生日！她戴着花冠，闭目合掌许愿，吹蜡烛，切蛋糕……我将这些情景统统拍下。后林建又来分享秀秀生日的蛋糕和快乐，一直到凌晨我们才就寝。

—— 2006年8月7日（星期一）

晴间多云，22 - 28℃

“哈尔滨之夏”知青专场的演出结束了。我们合唱团共有3个节目——混声合唱、女声小合唱、京剧清唱获得金奖。手捧奖杯，我们全体团员喜气洋洋地在驻地汇融大厦门口的台阶上合影。

今天白天团里给大家时间探亲访友、自由活动。

如约我直奔位于南岗区学府路的新华印刷厂，去和李立滨等几位知青荒友团聚。学府路是哈市的文化区域，集中了黑龙江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走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大学建筑和校园，我想如果时间宽裕真应在这里走走看看。每到一地，我总喜欢去大学转转，这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校园那独有的环境和氛围是我始终迷恋的。黑龙江工会管理学院也在这条街上，几位多年合作的原全国工会学会研究会的同仁们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但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了。

在新华印刷厂办公楼二层的设备动力科，我见到了正在工作的李立滨。中午11:00我们俩与徐新、马学辰、王卫红、姜姐（李立滨的夫人）在印刷厂附近的一家餐厅相聚并共进午餐。

大家忆往事叙今日，拍照，唱卡拉OK，一直到下午3:00。许多当年在5师通讯总站时的旧事被点点滴滴地从记忆中择出来，有些事我已遗忘了，听他们提起才朦朦胧胧似乎有些印象。真是时光飞逝，岁月无情，30多年弹指一挥间。

李立滨当时是外线排的一班长。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杨排长的得力助手一班长相近似，李立滨在外线排就是这种角色和地位。重活儿、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他总是带着一班的小伙子冲在最前面，干得十分出色，为生产建设兵团通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是为数不多的在北大荒入党的知青。今天说起自己带的兵，承担的任务，他如数家珍，时隔30多年了仍记忆犹新。

大家都说这几十年变化真是大，要走在路上无论如何认不出彼此的。李立滨说在看演出时，一直对节目单上我的名字将信将疑，不知是不是那个自己同连队的知青荒友。听我自报家门后他赶紧用望远镜看，还是觉得陌生，最后索性直奔后台去找认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当年的我——一个集文书、卫生员、仓库保管员于一身的北京小姑娘，和一群小伙子住在一排营房里。当冬日的暖阳照在皑皑雪地上，他们靠墙根横排坐在房前晒太阳时，当夏日的黄昏，在蛙声虫鸣还没响起时，我的手风琴伴着他们高亢的男声合唱在原野上回荡，歌声把落日送入地平线，将皓月迎上天边……

“一个小姑娘，每天忙忙碌碌地招呼着一群秃小子，今天这个骑摩托摔伤了，上电杆蹭破皮了，明天那个咳嗽了，头疼脑热了，你来给上药包扎，分发感冒药片。一接任务要出去查线路了，我们跟着你到仓库取器材……。当年的你就跟假小子似的，单纯、直率、开朗、活泼。”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打狗回来烧狗肉，还给你送去一碗。开始你不敢吃，尝了一口后说还挺好吃的。你当时的样子我们记得可清楚了。”

“那一阵子传说苏修老毛子放疯狗过来了，上级通知让大伙儿都看好自家的狗，凡在外溜达的狗就可以就地解决。我们背着冲锋枪，开着跨斗摩托车，到处寻摸，见狗就打。那段日子狗肉真没少吃，可是改善伙食了。还别说，冬天吃狗肉就是暖和。”

“当时咱们通讯站的北京女知青中，数二周最有心计。她们特会和领导套近乎。一回家探亲回来就大包小包地往指导员家送，还让指导员的孩子管她们叫姑姑，和指导员老婆也混得跟姐妹似的。你可好，住前后院你也不走动走动，探亲回来把吃的都分给大伙了，没心没肺的，不知道为自己铺铺路。但我们都认为你人品好，聪明、善良、单纯，所以1973年推荐你上大学，你让给话务排排长徐莉后，1974年我们又推荐你上了大学。二周下了那么大功夫，到返城走也没获推荐上大学。”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当年的人和事，许多事是我离开后发生的。我也把我所知道的北京知青的一些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

“还有刘滨义、董巨成、戚文博……他们现在在哪儿？有联系吗？”我问。

“也都在哈尔滨，等我找到他们后与你联系，咱们争取明年相聚。”李立滨说。

我们都热诚地期待着。

他们几个人是1976年一起从5师回到哈尔滨的，分在新华印刷厂。现在除了李立滨还在岗，其余的人都退休了。由于企业不景气，效益不好，退休金也不高。今年王卫红已经抱孙子了，李立滨和姜姐也当了外公外婆了。

从破旧的厂办公楼出来，我感觉这里的环境、工作状况仍是80年代前的模样。企业的衰落使职工受到直接的影响。每月不足千元的生活费，工人阶级目前的处境令我负有沉重感。

晚上6:00出发，19:20我们乘N27次车由哈尔滨开往密山，开始了牡丹江管局（原兵团四师）巡回演出的旅程。

—— 2006年8月8日（星期二）

晴间多云，23 - 30℃

晨4:20到达鸡西市，5:05到达鸡东市。

站在车窗前向外眺望，雾霭中的绿色田野朦朦胧胧，如同一幅淡淡的水彩画。这个季节是北大荒最多姿多彩的美丽的季节。早晨三、四点钟天就亮了。明亮的光线将万物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满目葱茏，生机盎然，蓬勃的草木、庄稼让人都有向上的激情焕发。

从今天起我们将开始在黑龙江农垦牡丹江分局所属各农场的巡回演出了。又要见到垦区的父老乡亲了，又要看到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了，朴实无华的北大荒人，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在我们心里永远是那么可亲。

6:20到达密山车站后，立即转乘汽车向八五七农场进发。途中我们先到中俄边境的密山口岸，在那里与界碑、边防战士合影，而后又参观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该纪念馆占地22350平方米，建筑宏伟，造型独特。纪念馆前是高耸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江泽民亲笔题写的“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纪念馆大厅中是王震将军的半身塑像，大家纷纷在此留影。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当壁镇兴凯湖。在湖边接待方为我们准备了西瓜和矿泉水，凉棚里摆放着小方桌、马扎，烈日当空，坐在凉棚里吃西瓜十分惬意。可更吸引我们的是久负盛名的兴凯湖，它那宽阔的湖面、蓝色的湖水、白色的沙滩让知青们忘情地冲了过去，在水中疯耍，在沙滩上嬉戏，摆出各种姿态拍照，笑啊，跳啊，

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忘记了身份和年龄，尽情地享受这里的阳光、湖水、沙滩，体验由于共同的经历、岁月而凝结的如此纯洁的友谊、亲密的情感以及未泯的童心带来的身心的愉悦……

在八五一〇农场用过午餐后，我们又去参观八五七农场的良种奶牛扩繁基地、奶牛场、农业科技园区、中、小学和幼儿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日新月异地建设与发展，所到之处，新盖的红顶砖房取代了破旧的泥砖屋，绿化带、花园分布在街道两侧，水泥公路四通八达。一望无际的稻田，丰收在望的庄稼，新崛起的农垦城镇，让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这里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幼儿园、中小学校舍的建设完全可以和城市里的媲美。孩子们在这良好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成长，快乐和幸福写在他们的脸上，也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热切企望故乡的父老乡亲能快步走上现代化新农村的康庄大道，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他们的后代都能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下午 5:00 在八五七农场中心公园的广场作慰问演出。盛夏 8 月，骄阳似火，看到乡亲们整齐地坐在炎炎烈日下，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以最好的状态为父老乡亲们演出。临时搭建的舞台后面是一片松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树木苍翠。我站在树荫下，颇有种战地演出的味道，不觉兴奋与新鲜感倍增。

我们奉献给乡亲们的节目有：混声合唱《北大荒人的歌》、《忆秦娥·娄山关》、《喊一声北大荒》；男声合唱《猎人合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女声三重唱《好人好梦》、《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男声四重唱《少林，少林》；独舞（仲珊）《蒙古人》；女声小合唱《喀秋莎》、《军中姐妹》；京剧清唱（尹金玲）《杜鹃山选段》；魔术；女声四重唱《回娘家》；双四重唱《举杯吧，朋友》；女声表演唱《采茶姑娘》、《花木兰》；女声独唱（陈爱平）《祝福祖国》；男声独唱（江逊之）《母亲》、《父亲》；混声合唱《在灿烂阳光下》、《同一首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这是第一场巡回慰问演出，“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第一首《北大荒人的歌》一唱起，一股热流在心里奔涌，难抑的泪水就止不住夺眶而出。每次唱起这首歌，我们都会如此激动，如此动情，演出结束后我们入驻八五〇小学学生宿舍。这里条件很好，8 人一间屋我们住 4 人，全部卧具都是崭新的，桌上摆放着时令水果和矿泉水。服务员服务热情周到，我们宾至如归。

在大水房里大家兴高采烈地洗涮，这种情形多少年没有了？久违了的感觉！几天的征尘，汗水浸湿了数次的 T 恤衫终于可以下水了。每个人一只水龙头，一个脸盆，放开了大洗特洗，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重温了当年的热闹。一会儿，各色的衣物晾满了水房、楼道和院子里的晾衣绳，红的、绿的、白的……。流水声、欢笑声在这三层楼里飘荡。我们仿佛又找回了许多东西，那份满足，那份快乐，那份自在……

—— 2006 年 8 月 9 日 （星期三）

晴间多云，21 - 31 °C

晨 6:00 起床，洗漱后我们在校园里散步。用相机将教学楼、400 米运动场、小公园、林荫道等都拍了下来。昨夜的一场雨，使晨风中飘着一缕湿润的清凉。露水在枝叶花草上闪着晶莹，透着朝日的光辉。我们在如此清新、洁净的空气中深呼吸，吐故纳新，真是舒爽。

早餐后，我和黄民、林建向金良团长请半天假，回云山农场即他们原来的 39 团，去为一位知青补办证明材料。顺便回他俩当年所在的 10 连看看。7：30，我们三人沿着大路向东行，准备乘公交车。真巧极了，在停着多辆面包车、小轿车处，我们正琢磨乘哪辆车时，一辆挂着的士出租标志的白色面包车迎着我们驶来，它快速停靠在我们面前，于是就像事先有约似的，我们当即决定上了这辆出租车。

在哈尔滨时我就想好了，这次要争取到连队走走，在知青当年生活的地方好好看看，感受他们重归故里的百味和情结。得知了黄民与林建要回 10 连，我当即与他俩约定到时一定叫上我。所以当面包车载着我们向云山农场驶去时，我真是喜不自禁。我想好了，到了目的地，我一定要多拍一些他们和乡亲们见面时的照片，把这些珍贵的瞬间及时捕捉下来。这一点当事人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根本顾不上嘛！

交流中得知，车主叫杨志平，在大连当了 3 年兵。退伍返乡开出租车，供在哈师大读大二的独生女儿上学。他说能为老知青返乡服务他十分高兴。小杨一脸的淳朴，让人有信任感。

一路上，黄民与林建一边寻觅当年的足迹一边回忆当年的生活。小杨师傅不时将车停靠在路边，让他们俩下车仔细看、找、回忆。沿途我拍了田野、树林、麦场、农舍、公路、小桥……。林建 1969 年 8 月 20 — 1972 年 11 月在此；黄民 1969 年 8 月 31 日 — 1975 年 3 月在此。这里留下了他们难忘的青春的足迹。

“这是我当年砌的水泥桥墩子。你们看，还在这儿呢！”

“这条路也是当年我们修的……”

“这是我们脱坯烧的砖盖的房子……”

“这片树林是我们种的，当年的小树苗，今天都长到碗口粗了……”

走啊，看啊，真是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情，他们对这里的怀念和眷恋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

采石场、麦场、水房、农田……他们在当年自己干过活儿的地方徜徉、流连。望着眼前一切都曾那么熟悉又似乎陌生的景物，黄民沉默了。我在不失时机抓拍这些镜头时，分明感受到他心中不断涌起的波澜。他轻轻抚摸着砖墙、树干、桥墩时的眼神令人动容。我不由内心充满感慨：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我们知青的汗水、血水、泪水，喜悦、快乐、忧伤……，还有我们曾经的幼稚，曾经的无知，曾经的迷茫，曾经的创伤，曾经走过的坎坷，但那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我们，真实的一代人，也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的“曾经”也有许多值得自豪的东西令人感动，曾经的热情，曾经的奋斗，曾经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沿着正在修建的水泥板还未铺上的马路，我们走进了一户人家。

“请问大楚在吗？”黄民问。

闻声从屋里走出来一家人。他们眯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几个中年人。因黄民 2002 年回来过，他们很快就认出了他。林建着实让他们费了一番心思，主人仔细端详着，努力回想了好一会儿，却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这里正在翻建住宅，装修材料和家什将院子堆得满满的，主人因无法让客人进屋坐而面露歉意，但这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一位又一位当年的老职工闻讯过来与知青见面，当年那些刚出生不久或满地跑的小小子，如今都长成 30 多岁的汉子了。看着他们与父辈们一起听着大家忆当年的情景，我不知在他们朦胧的记忆中可否还有这些叔叔们的身影？

老连长蒋新，今年 74 岁了。看起来身子骨还很硬朗。他于 1950 年抗美援朝时入伍，1956 年进入武汉军校，1958 年随百万官兵到北大荒拓荒。在他家里，他戴着老花镜，伏案翻阅着知青通讯录，在上面仔细查找着，想把我记得起来。看老人那认真、执著的模样，我们仨终于憋不住笑了：“快别查了，她不是咱们 10 连的，她是嫩江 5 师的！哈……”黄民、林建都直乐。老连长抬起头又看了看我，也笑了：“我说咋觉着没有印象哩！”

老连长从自家院子里摘回黄瓜、李子和西红柿，称“绝对绿色食品，可以放心吃”摆上桌子让我

们品尝。我坐在炕上，抚摸着光滑的炕沿、席面，闻着四周弥漫的乡村的草木灰的清香，那么熟悉的景物，那么熟悉的味道，觉得十分亲切。

站在坡上，几位当年的老职工和他们俩交谈。我静静地在侧为他们拍照。听着他们说话，看着这些 1958 年来的转业官兵老同志今天仍穿着破旧的衣裳，脚上是草绿的解放鞋，长期被汗水浸泡、阳光灼烤而变得发白、轻薄的衣裤，我不禁感到阵阵心酸。真的，我们每年向灾区募捐的衣物都是八成新的，一些淘汰、送人的衣服都比他们现在穿的要好的多！被岁月和辛劳而磨蚀的还有黑粗的皮肤，满脸的皱纹，那在风中飘飞的丝丝银发，牙齿残缺的嘴巴，让我对这些乡亲们充满了怜惜与心疼。时光流过了 30 多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仍过着节衣缩食、勤俭紧巴的日子。我心底那块柔软的地方隐隐作痛，直至鼻子阵阵发酸。

林建向我述说他的感受：“我觉得他们对知青的感情比我们对他们要深厚得多！”

是的，从一双双伸出的粗黑的拉着我们的手，从端详并使劲儿在记忆中寻找旧日模样的亲切的眼神，从往屋里炕上让，沏茶倒水递烟塞水果的动作，从交谈中不时眼窝发热、眼睛发红的神情……父老乡亲们对知青的那份情谊，如涓涓溪水在我们心中流淌、浸漫。这质朴的、淳厚的、纯洁的感情，在今天是如此珍贵，为这些年在城市、职场的尘嚣、污浊中沉浮的我们带来一袭清风，一股清泉，让我们得以净化，让心灵有了一片宁静而洁净的栖息地。

感慨使我们的心情沉重。为我们的乡亲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贫穷还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为还有那么多的芸芸众生还未实现小康。感慨使我们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知足、知恩、惜福、惜时、惜人生。感动使我们心情温暖，为我们的乡亲们对知青的深情，为“我们真难忘你们，怀念你们在这里的那些年，多热闹啊！自打你们走后就太冷清……”这肺腑之言与真情实感。

沉重与温暖，交织在心里，膨胀着，充盈着。

正午的骄阳火辣辣地普照大地，被乡亲们簇拥着一拨又一拨来了，走了。大家挤在小屋里喝茶水，吃刚刚摘下来的西红柿，说不完的别后话，道不尽的离别情，忆昔抚今，透着实成、敦厚、古朴的民风。这些是滋养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一代人成长的营养素，在我们最初走上社会、接触工农时打上初始的烙印并奠定牢固思想基础的基石。

11:30，老连长夫妇留我们吃午饭，我们则拟同司机师傅小杨一同到外面找个餐馆用午饭。正说着林建的手机突然响了，是金良团长打来的，告下午演出时间由 4:00 提前至 2:30，让我们迅速赶回。此时，屋外大雨倾盆，我们刚才还站在窗前感叹这里的雨总是说来就来，而这突降的骤雨让人喜得一份暑热中的清凉。

“中午饭还没吃呢，怎么能走呢？雨这么大，人不留天也留啊！”闻我们要走，老连长夫妇念叨着。“不行啊，下午的演出提前了，不走就来不及了！没关系，明天我们就到云山……。”

看我们很着急，老连长忙找出一把雨伞，我的背包里刚好带了一把折叠伞，就打开门朝外走。这阵雨实在太大了，伞又不够用，待我们钻进车内时已被浇湿了。没想到就这么几步路还被淋成这样。望着彼此湿漉漉的模样，我们觉得很开心。

北大荒的雨水，清凉、洁净。30 多年前我们被它冲刷、洗涤，今天又一次领略它的爱抚，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似乎老天爷就是要挽留我们和久别的乡亲团聚，这块积雨云就在这一方土地上。因为车驶出没有多远，就是晴空万里的艳阳天。我们开始还担心那段 6 公里长的泥土路会因雨而难行，岂料大雨根本没有光顾它，走到那里时天已放晴。

一路顺畅，仅半小时我们就返回到驻地。

下午 2:30，北京北大荒合唱团的慰问演出在广场上开始。

八五〇农场是全国文明先进单位，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单位。整个演出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颇有电视中常见的“心连心”艺术团演出现场的那种场面，只是规模小些罢了。在蓝天白云、绿荫、喷泉、繁花似锦这优美的环境中，在热情的乡亲们的掌声中，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将一

台节目奉献给观众。有钢琴，音响又好，演出效果明显好于昨天。

晚上 5:30 在餐厅里又继续这种热烈的气氛。和当地农场负责人一起的欢聚将热烈气氛推向高潮。晚上，全体团员在月光音乐广场和场长、书记及乡亲们拍照，跳交谊舞。让我们感动的是农场的保卫人员从始至终都忠于职守，活动结束后坚持把我们一直护送到八五 0 中学校园宿舍楼前他们才回去，实令我们过意不去。

—— 2006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四）

晴间多云，有阵雨 21 - 32 °C

上午我们来到了云山农场（原 39 团），入住云山招待所。我们女生住二层，有两个 10 人间。一个大房间靠南北墙摆放着 10 张单人床。我和万枝、王东、校明、胡欣几位女高声部的团员住在这个大宿舍里，有幸再次体验这种集体生活，也是一种新鲜和难得，我们都很兴奋。

今天上午，我们全团前去看望了长眠在这片北大荒黑土地上的知青战友。在“四·一八烈士陵园”，我们向长眠在这里的 26 位知青战友敬献了花圈。1970 年 4 月 18 日，一场山火燃起，为保护国家财产，知青们奋勇扑救，结果有 26 名知青在打火战斗中不幸牺牲。他们来北大荒才半年多，年龄在 16 岁到 21 岁。向这些烈士静默致哀时，我们许多知青荒友都哭了。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沿着墓地的小路，走过一个个灵墓。这些白色的圆形的墓穴和白色的墓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肃穆，凝重，大家静静地默读着墓碑上的名字，红色的字体是那么鲜亮、刺目。我们希望这些长眠九泉之下的永远不老的永远年轻的英灵安息，你们将永远与这片热土相依相伴。

上午胡欣要回所在的 6 连看看。我很想陪伴她同行，就像昨日那样，把他们回故乡见乡亲们的场景记录下来，将那些转瞬即逝的宝贵瞬间及时捕捉住，把由此而激起的种种感叹、感动再次汇集，让人生中那些最纯朴、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感唤起和呈现并在记忆中永存。这是多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那种净化与升华有超凡脱俗般的出世，在这样的情境里人会变得心智更加宽广与愉悦。我自告奋勇地向胡欣表达了我的愿望，并准备动身。胡欣稍迟疑了一下说：“还是我自己回去吧……。”

“别管那么多了，咱们走吧！”我背上双肩背包，拉着她的手，执意要与她同行。她突然抱住我就哭了，引得我的眼泪也涌了上来。从昨天开始，一走近这片土地，胡欣就开始不住地淌泪了。望着眼前这一切熟悉而又陌生的景物，随着距她所在的连队越来越近，她的心情无法平静，难以抑制的思乡情伴着泪水一起奔涌。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弯处，我若有所失，十分怅然。

中午老连长和另一位老铁道兵战士一同来到我们驻地看望大家。在招待所一楼大厅里我们为再次见面而兴奋不已。拉着他们和我们一起就餐并把两位老军垦战士请到我们桌。林建、黄民一左一右不住地为两位老人夹菜、倒酒。闻讯各个桌的荒友争先恐后来为他们敬酒、致敬，气氛相当热烈。老连长激动得眼圈红红的，那位老战士面前的盘子里装满了大家给添的食物，但他几乎没动筷子。满桌子的丰盛佳肴，却让我难以下咽，乡情、友情、亲情已把我们的腹中装得满满的。特别看到老连长热泪盈眶、竭力抑制没有滴泪，一杯杯酒和知青相碰后一饮而尽的情景与神情，我就有哽咽感，想流泪。我用不停的拍照来转移和冲淡自己的情感，来调整纷繁的心绪。我要把这些珍贵的画面都保留下来。从昨天开始我就想好了，我要尽可能多拍一些，回去后为老连长整理印出一本影集，把这次老人家与我们知青重逢的情景都定格在照片中，定格在记忆中，让老连长闲来时常翻翻看看，把这段美好的时光留住。

看到老连长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我的老连长。他也是抗美援朝时入伍的老兵。在连队时他对

们知青格外关照，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在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共同的生活、劳动、学习、娱乐，我们和老连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些年他每次来北京，我们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的身边，共同回忆当年的经历。老连长兄长、父辈般的风范一直深深地刻在 49 团工程一连北京知青的心里。可不幸的是，老连长患肝癌于 2001 年病逝了，终年 68 岁。今天看到蒋新连长，李相国连长仿佛又回到我们面前。

拍照中我甚为满意的镜头我总忍不住要拿给老连长看一下，问他怎么样？照得好不好？满意不满意？他满脸笑容地频频点头称赞，那兴奋略带童真、惊异、快活的表情让我倍受鼓舞，手中的相机也闪得更快，抓拍得速度更迅速。

不仅合唱团团员们前来向老战士敬酒，团领导、农场领导、一直和我们同行的农垦牡丹江管局宣教部伊部长也到我们桌来为老人们敬酒，把老人乐坏了。这一切我都用手中的相机及时拍了下来。这顿饭我没顾得上吃，但感觉已经很饱了。

午餐后，老连长带我们去看望住在云山农场场部的乡亲们。在乡亲们家里，乡亲们回忆当年知青在这里的情形，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心情也很激动。

“××可不爱说话了，干活挺行的。”

“××篮球打得好，他是用左手投篮。”

“×××很老实，×××挺活泼，他们都是好青年！”

“……”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 30 多年前的往事，仍记得那么清晰。我不由得想起林建的话：“他们对知青的感情比我们对他们的深！”他们特别怀念那段岁月，那些和知青朝夕相处、同劳动、同生产、同娱乐、同甘共苦的日子。后来知青陆陆续续地都返城了，走光了，他们很不习惯、不适应，很长一段时间都转不过那股劲儿，那种滋味一定不好受……

随老连长走过街道，排排民居，还有云山水上公园。一条条街巷走过，新旧砖瓦房的对比，一排旧屋墙上用白石灰写的“打倒新沙皇！”标语仍清晰可见。这样算来，此标语应是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刷上去的。他们以此为背景拍照，我又将他们拍照的身影拍了下来。还有乡亲们住所的门牌号，我也拍了，下次再回来时就不会找不着门了。

下午胡欣所在 6 连的乡亲们来我们的驻地看望她，我抓住机会把他们重聚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一共有 20 多张照片。终于实现了我要为她做些事、留些东西的愿望，我很满足。

慰问演出在场部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举行。坡上的石阶刚好成了观众看台。舞台布景是一块圆形板，中心为一心形图案，图案下方是“云山人民与知青心连心”。舞台上的横幅为“北京北大荒合唱团慰问演出”。

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的开场白是原 39 团的几位知青站在合唱队伍前面的话筒前作自我介绍。季仰予、林建、胡欣、黄民、李吉（他夫人是该团的，他以女婿身份介绍）每个人讲几句话。季仰予的发言最长，较完整且充满激情；林建的发言最简洁：“云山的父老乡亲，我想念你们！”胡欣一句：“这 30 多年里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这里……”话刚出口就说不下去了；本以为黄民这个平日话多风趣的淘气包能表现不凡，岂料他介绍完自己就哽噎住了。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站在合唱台上的我们全都唏嘘不已，台下的乡亲们也有不少人不住拭泪。第一首《北大荒人的歌》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唱起的。望着观众席中央那几排佩戴着花环的老军垦战士们，里面有我们的老连长，有很多与知青相处多年的老职工，我们百感交集、泪眼婆娑、情不自禁……。令人遗憾的是因突降大雨，演出被迫提前结束了。乡亲们都临时避雨，等待着阵雨过后继续看我们的演出。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乡亲们和知青们围聚在一起，早已忘记了湿衣贴肤带来的寒意。我们挤在屋檐下，站在楼道里亲切地交谈、畅叙、合影。陈爱平拉住老连长，眼含热泪，满怀深情地为他演唱因雨还来不及演出的女高音独唱《祝福祖国》。外面天色昏暗，风雨交加，气温骤降，楼内灯火通明，亲情弥漫，暖意融融。

—— 2006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21 - 30 °C

今天我们来到了八五六农场（原 37 团，现名为青山农场）。

这个团的知青荒友有金良夫妇、春燕、秀人、廖立、黄素、节竞、凡一、静晶等多人。该农场是鱼米之乡，十分富庶。农场工会负责人袁宏生（原名叫袁世清，因不愿让人认为与袁世凯同族，现特意更改）简直就是个活宝，他善耍贫嘴，带我们一路参观一路妙语，一口一个“小姨子”、“小姨夫”叫这些知青，十足的“开心果”。他的调侃逗得大家一路笑声不断。

八五六农场年产粮食 45 万吨，够全国 13 亿人民吃一天的。每年投资 1.2 亿元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这里的中学办得很有特色，教育质量也高。每年高考入学率达 70% 以上，考入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学生每年都有。农场的楼房全是个人盖的，并充分利用地热地暖。文化中心（大礼堂）建成花了 500 万元，仅灯光就用了 120 万元，选择了具有浪漫风格的英国产音响，效果非常好。该农场有三架 B-5 双翼飞机，用作农田喷药。这里的机场是整个农垦唯一的。青山湖是旅游风景区，本省的很多游客到这里度假旅游。万顷的青山湖中盛产的“青山湖蟹”远近闻名，成熟的雌蟹重达 7—8 两 / 只，雄蟹也有近 7 两 / 只。

我们上午先参观了风光秀丽的青山湖和建在山顶的拓荒者纪念碑，后又到“国内第一水稻田”和生态园参观。近中午前往水库旁的“林中小木屋”吃午饭。该企业负责人是来自广东的南方人，来东北创业，开了这个旅游度假村。他搬出音响和电视机，用歌声向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表示欢迎。

八五六农场的几位负责人也纷纷献歌，团里的几位歌手自然落不下。秀人则在歌声中即兴地翩翩起舞满场飞。树荫下一桌桌荒友边品美味佳肴，边欣赏优美的自然风景，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与融融的欢乐和谐的氛围之中。

下午 2:00 开始彩排。晚 6:30 演出。这个文化中心是我们此次巡回演出中条件最好的。我们又找回了和观众在镁灯灯光下交流的感觉。演出结束后，农场领导和大家聚餐。我仍认真地拍照，把这些宝贵的资料留下来。仍是热烈欢快的气氛弥漫在餐厅的各个角落，各桌的酒歌也此起彼伏。容化技老师的口技，几位歌手的独唱在席间掀起阵阵热潮。每场演出后的“庆功宴”都是这样令人酒不醉人人自醉。

晚上 10:30，金良、林建、秀秀我们一行人沿着宽敞的马路漫步。皎洁的月色，明亮的星星在深邃的夜空闪烁，这在繁华大都市里难得见到的夜景在这里举头便览。我仰起头，望着浩浩苍穹，银河繁星，深深地呼吸，放松身心，寻求一份夏夜中的宁静，使白天聚积的激情的潮水慢慢退去、渐渐平复，让清凉的晚风将火热的内心徐徐降温。

—— 2006 年 8 月 12 日 （星期六）

晴间多云，21 - 29 °C

今天我们将去庆丰农场慰问演出。

晨光中，和乡亲们告别的情景又一次重现。他们围在车门口和知青们依依惜别，我用相机将这些一一记下。

9:00 到达后在招待所 205 室住下，我与校明、王东、春燕三位姐姐同住。

上午 10:00 组织全团参观庆丰农场场貌，即广场、试验田、学校等地，因自感身体不适，我和几位荒友没去参观，躺在宿舍里休息。下午到“侵华日军要塞遗址博物馆”、“天下第一虎”和乌苏里江

中俄边境游览，我们全体前往。

晚上 7:00 在广场演出。明亮的灯光把舞台照得通亮，效果甚佳，但也招来无数飞虫。演出中这些不速之客一个劲儿往我们的脸上、身上撞，朝灯光扑，正可谓“飞蛾扑火”，结果它们纷纷在高温中化为灰烬。阵阵飞虫烧焦的味道飘散开来，成为今晚演出现场的一道风味。

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我不时提醒自己振作，不要再出现昨天的闪失。做演出准备时我服了一片扑热息痛，在退烧药的作用下，临近演出前热度退了，但明显感觉浑身乏力。我就坐在台侧更衣室外的石阶上，趴在腿上休息。终于坚持着把这最后一场演出的任务完成了，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这一周我们一共演出 5 场，其中 4 场是在露天广场（八五七、八五 0、云山农场、庆丰农场），一场在礼堂（八五六农场）。是每天一场。今天终于结束了，但不知为什么，并不那么盼着结束，也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一时我还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回家，只想把节奏放慢后在这里休息一些时日，想再和这里的山、水、草、木、人多呆些时候。我是感觉累了，乏了。多日的奔波、演出，人在精力高度集中一段时间后肯定需要松弛一些的。我现在就想静静地放松，补补觉，一个人静静地呆上一段时间，让心灵和身体都得到休息与调整。

晚上的聚餐安排在 9:00，仍是热闹无比。我们桌今晚还有一位寿星——林建今天过生日。秀秀带头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后，全桌人通力迎合，举杯相碰齐声高歌，一下子把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各桌的人都跑过来纷纷向林建敬酒表示祝福，一时间他忙不迭地应对大家的盛情，不料几杯啤酒喝下去就觉得难受了。看他脸红红地坐在椅子上拭汗，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不胜酒力，可他又不愿拒绝荒友们的诚意，结果弄得自己很难受。他一边不住地用纸巾擦汗，一边以嗔怪的口吻责备秀秀害他。大家对他又同情又怜惜，同时分享这份热闹也觉得很开心。我不失时机地将这一切都及时捕捉住，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认为这真是一次不同凡响的、令人难忘的生日 PARTY。（在平日到哪里去找这种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欢快的生日 PARTY 啊！）尽管没有生日蛋糕、生日蜡烛（是林建不愿意惊动大家，更不想给乡亲们添麻烦，否则我们相信农场一定会准备的），可知青荒友们如潮的祝福，如火的热情，足以令人陶醉。接待方得知后让餐厅的师傅赶做出一碗长寿面，林建将大部分盛给了病中的雁霓，只象征性地吃了一点儿。祝贺生日的热潮为今晚最后一顿“庆功宴”增添了色彩。这个不同寻常的生日 PARTY 将印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我只顾拍照，忘记了其他。我知道所有镜头中都没有我，但在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会同样分享林建及大家的快乐和喜悦，我更为自己能为保留这些珍贵记忆所付出的心力而快慰和满足。

—— 2006 年 8 月 13 日 （星期日）

晴间多云，21 - 30 °C

今晨 4:00 起床，4:30 早餐，5:00 出发。经虎林去牡丹江，乘下午 14:20 的火车回北京。路途需约 6 个小时。

为了照顾正在发烧的我，大家都帮我背背包、拎行李，着实令我过意不去。声部长阿季特别安排指定林建负责照顾我，结果我的几件行李全由他提了。大小珊珊也不时搀扶我，替我背背包，众姐妹都给予我特别的关照。成了大家的负担令我十分不安。

一路上林建不时问我感觉如何？递水给我服药，让我含“金嗓子喉宝”。经过这么多天的辛苦大家都很累，却仍相互关照、相互帮助，让我特别感动。

近中午到达牡丹江市后，宁安农场负责人在金鼎国际大酒店设宴为我们饯行。我看照相机中还有

几张照片可照，就坚持将这一在黑龙江省的最后午餐的情景拍了下来。在等待出发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大家有的周围转转，有的就在餐厅里休息。看我发烧热度愈来愈高，李华姐用酒精棉球为我擦拭颈下、腋下进行物理降温。王东、校明两位姐姐跑去餐厅后厨，取来冰块用毛巾包了放在我的额头上。

此时我的体温已达 39℃，自己感觉周身热乎乎的。姐妹们都过来嘘寒问暖，黄民跑到街上找药店为我买消炎药，阿季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张张罗罗地招呼团里的事，同时还照顾我们几个病号（爱平、曼葳都觉身体不舒服）。往火车站去的路上一路由珊珊挽着我的手臂，我的行李整个全由林建负责运了。

上火车后，为了使我能好好休息，阿季把我安排在 06 车厢的 08 号中铺。林建把我的行李先拿到所在的 07 号车厢后再移至我们 06 车厢 08 号的行李架上。这一路可真是辛苦他了，汗流满面，T 恤衫都湿透了，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真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谢意。他却乐呵呵地说：“当哥哥的照顾小妹妹是应该的嘛！”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善解人意、彬彬有礼、性情温和、性格随和的哥哥。荒友兄弟姐妹间的关爱真乃良药，在大家的关怀、照顾下，还有春燕姐的“笑声疗法”，我觉得病好多了。一路上，我上下床铺或去洗手间、洗漱间时，宝珊、万枝、校明、郝伟、王东等姐姐们生怕我跌倒，都主动过来搀扶；车行到较大的车站停车时间较长时，他们陪我到站台上透气、看夜空和星星；这个递开水，那个送面包，削好了水果，第一个放到我的手里，不断鼓励我多喝水吃东西增强体力，对大家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我诚挚感激并深铭于心。

—— 2006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一）

阴转多云，23 - 31 °C

昨一整夜，我在铺上艰难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因高热全身关节和肌肉都酸疼，咬牙坚持才能换个姿势。很久没这么高烧了，我不住地给自己打气：“发烧好，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发展，是增强免疫系统抗病能力的时候！”可是浑身的烧灼感，整个上呼吸道的灼热，咽喉的疼痛使我睡不着。在列车咣当咣当的节奏中，我觉得这一夜特别长，盼望时间快些跑，天快点儿亮。迷迷糊糊地我几次感到有人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或颈下，“唉——，怎么还这么烫……”。从声音上分辨，好象是雁霓、小吕、秀秀、老顾……我心里不禁热乎乎的。

大约 5 点钟，全车的人都还在睡梦中，李华姐悄悄地来到我的身旁。没有酒精，她用白酒将我的腋下、脖颈、后背等处都擦了一遍，经过物理降温后，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

中午火车驶入北京站。天正当午，暑热难耐。我们下车后立即感到热气扑面而来。北京的热与东北不同，又闷又躁，空气质量也很糟。让我们这些刚刚从那片土地、天空回来的人感觉很不适。

来接林建的车先将他送到单位上班，然后送我们回家。车到学院宿舍楼门口后，黄民把我的行李拎到楼上放进客厅里，门也没进水也未喝就匆匆下楼走了。我被大家如此周到地照顾了一路，还一直送到了家。

我想，等我病好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这些兄弟姐妹！一定！

—— 2006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23 - 32 °C